HN
360

Luận ngữ ngu án
quyển hạ

SP 84

論語愚按

(84)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Information, Hanoi, Vietnam

論語愚按卷之九

後學日南石洞范元攸輯
瓊洞胡士藏板

學篇二之四

力行類中

凡三十九章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愚按志於大者忘乎其小者也學者能打破貧富關則足以爲進道之基矣此子路所以見許於聖人歟雖然此特勇者之善耳求

乎大學之道所以止於至善者豈以是盡哉學者苟有子路之志
擴而充之日進不已到不改其樂處則知不忮不求之爲未足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
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愚按存乎其中者不重則見乎其外者必淺苟思爲之難則
不易於言矣言行相顧不亦仁者之事乎此凡人皆當然而於
輕躁之人最切牛猶疑斯言爲小不知聖人但就切寔入德處
說而大小無所不包宜乎其終不喻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

矣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愚按司馬牛於聖人之言每每疑問蓋其資質既低學力又淺

故不能深喻聖人之意若夫學者自修平日有不疚之寔則臨

辰内省雖當憂懼之事而無憂懼之心不亦君子矣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從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

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愚按德是心基非積累之不高惑是心障非撤闢之不明玩主

從二字則知崇蓋非主從何所歸非從主何從進玩欲其二字
則知辨蓋欲生愛之惑欲死惡之惑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愚按此章當與告子張參玩主忠信從義則凡事皆我當爲安有計較得不得之心愛惡惟人自取而不加一毫私意於其間安有一朝之忿以至忘其身與親哉至於攻其惡無攻

人之惡八字因其切問而切告之攻己之惡則惡不留於身攻人之惡則惡則惡轉歸於我此學者最當用力處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愚按君子於當貴貧賤欲惡與衆人同惟以道之當得不當得爲權度則與衆人異仁常在我物不能役暫辰急境無不安乎義理之當然非君子何足以與此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愚按仁非自外至也自然固有之良知也未有用力而不足者也由用力自可以進於好仁惡不仁之事玩蓋有之我未見歟語雖爲疑辭以不忍絕天下之人又爲難辭以深警學者之不肯用力聖訓丁寧備矣志仁之士必奮然爲事斯語之顏子而毋爲今女畫之求則昏可漸使之明弱可使之彊何仁之不至哉

焉足以與於此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愚按無適無莫之中非義則無所據此章之旨重在義之與

苟未嘗用一日之力而徒以不足自諉是乃無志而非無力也

爲足以與於此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愚按無適無莫之中非義則無所據此章之旨重在義之與比四字蓋其處事接物無所容心惟當然之爲主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斯之謂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愚按此章大意全重在恥字知恥於躬之行則必知節於口之言躬與口相應工夫自恥字起故皐益伊傅周召之謨訓皆先有諸己而後出諸言若陳平以相職對帝文安石以世務說神宗可謂不知恥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愚按約是持心妙訣以示教人用工蓋人心常危道心常微故放之易而約之難必也常斂此心於規矩之中則見諸事自不敢逸於規矩之外豈不足以寡過哉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愚按此欲字警學者最切言要訥行要敏氣質之輕者可變情者可化豈諉爲固然哉大抵言有餘而行不足學者之大病非奮然於心決捨不得故欲字有萬鈞不可當之勢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愚按以車之必不可無輗軏喻人之必不可無信切矣人皆知行車而獨鮮知行已何哉本於志不誠心不正爾斯人也難乎其爲人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愚按非鬼之祭在諂見義不爲在無勇原其心則私而已私故惑於禍福奪於利害又烏知祭其所當祭爲其所當爲哉故學者在正其心心正而明生智足以辨是非何至乎諂氣足以配道義何至乎無勇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
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
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愚按不美之人過明鏡而知其惡不善之人過聖人而見其惡
然則聖人之惡惡猶明鏡之惡醜爾聖人之惡者四悖常之顯惡
也其誅惡之心公子貢之惡者三假善之隱惡也其辯惡之心嚴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愚按當聖賢不動惑不動心之年不惟無可聞之善乃有可惡
之惡精神志慮從此衰頹尚何望其長進哉噫斯人也幾何
不爲原壤之老賊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愚按自訟其過於内蓋人欲將去天理已萌之辰即易之一陽生而爲復也訓中一内字尤緊示學者須於不見處省悟然後有改過遷善之勇已矣乎吾未見雖爲嘆惜之辭而寔有拳拳不自已之意此其爲聖人之心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愚按再者應事之思非爲學之思也學者務窮理力行思之又思所謂君子有九思是也而豈但三哉使文子爲學工夫思到精熟是非可否已有定見遇事商量既得便行何至於多思

以起惑哉凡臨事多思皆學識未到而私意橫乎其間故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愚按宰予在聖門言語之科而力行有所不及聖人因其晝寢而深責之所以勉進之也禹惜寸陰湯昧爽丕顯周公窮夜旦之所思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聖人且如此況中人哉知自強而後可受教學者宜勉之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愚按一求字便有君子小人兩樣道德事業從己分上著力做來無所事於外所以爲君子富貴聲名向人喉下取氣討得無所有於內所以爲小人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愚按如之何如之何即再斯可矣之意夫處事貴乎審熟不然浮躁則愚正如病在膏肓良醫無所著力此等人相尋於世大足以害天下小足以害一身可不戒哉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愚按樂與好禮則無諂無驕已在其中聖人之言大小精粗無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愚按樂與好禮則無諂無驕已在其中聖人之言大小精粗無不具舉類如此然學者用功必從無諂無驕入積之不已自然忘乎其貧富者也子貢蓋曾用力於無諂無驕二者一聞至教豁然開悟觀其引詩言一節觸類旁推聞一知二斯其驗矣聖人所以與之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愚按思齊則不以賢讓人而力於為善內自省則不以不賢加諸己而力於去惡大抵學者之學為己而已故賢不賢在人而啟發感悟之幾在己此與三人行必有我師章意同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愚按子貢以言語名故聖人就他有餘處照醒夫能言者多不足於行故君子必先以行為言之基則言出而人信之不至於大言無實矣學者進修無切於此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愚按聖人之於人猶天地之於萬物日用間與我接有三等無不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
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
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愚按聖人之於人猶天地之於萬物日用間與我接有三等無不
各得其所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意蓋如此顏淵亞聖者也
其用心公平廣大不自滿足而子路之意善自在其中但不及
聖人之渾然無迹爾若子路雖不及於顏子而其心坦然無物我
之私廓克此心亦可以希賢希聖矣讀此章見聖門之學以躬

行爲本而自取甚確學者能克治其私求爲子路由子路以求至於顔淵則數仞之牆庶幾從可窺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愚按上如字提挈世間無限低一等人下如字警覺世間無限晝一等人夫資質之不可恃而學問之訖當勤聖人且爾况學者乎然好之爲言蓋見義理之無窮貫童老而不息造其極爲聖隨所至爲賢不則間斷滅裂捜獵苟且高入荒唐卑入利祿雖學何益哉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愚按四於字是教人下工夫處志不可於𣶒其道據不可於𣶒
其德依不可於𣶒其仁游不可於𣶒其藝道德仁藝皆道也
自其寔理之常行曰道自其本心之不失曰德自其所得既嘗
仁自其所用必適曰藝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愚按啟發在聖人憤悱在學者聖人之施教學者之受教其機
相迎而投未嘗強聒此所以為辰雨之化也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愚按子貢患在能言聖人嘗以先行後從教之非爾所及非盡之使不進蓋勉之使漸進也使子貢知此著力行之克恕爲仁由生入熟豈無及之辰哉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愚按憤義理之無窮奮發將去而憤生焉故憤至於忘食喜道理之無得從容自然而樂生焉故樂亦至於忘憂憤樂更迭乎朝夕之不倦而俛仰倏忽于年歲之將高其爲人也其爲天矣非但葉公輩不能知子路亦何能以形容之哉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
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愚按慨義理之無窮奮發將去而憤生焉故憤至於忘食

喜道理之既得從容自然而樂生焉故樂至於忘憂憤樂更
迭乎朝夕之不倦而俛仰倏忽于年歲之將高其爲人也其爲天
矣非但葉公輩不能知子路亦何能以形容之哉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愚按利者悖義自私固有不可怨之理故又利之積怨安得不
多然故於義亦非無怨在我無可以致怨則怨出於人非所計
也此章深戒在利緊戒在放以示學者慎所行焉非重在多
怨字但能捨利怨亦少矣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愚按傳説告高宗曰不師古訓于何其訓又曰惟學遜志務辰敏此章提出好古與敏字聖人至訓如出一轍其爲萬世教備矣嗟乎古之生知猶孜孜於好與敏可以中人而不好不敏者哉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愚按常人知善者之可師孰知不善者之亦可師哉夫善在人而從之機觸於我所謂見賢思齊者也不善在人而改之機觸於我所謂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可從可改無往非師況必之一字

見理之必然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愚按此爲聖人自謙之辭亦可見文易而行難文可以猶夫人

於我所謂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可從可改無往非師玩必之一字
見理之必然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愚按此爲聖人自謙之辭亦可見文易而行難文可以猶夫人
而行必得諸己學者熟玩乎此文不可求于過人行常憂
其未得則庶乎君子焉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愚按此章即易小過用過乎儉之義本爲救辰而發然學者知

此亦可以去奢崇儉矣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愚按此章見古者以詩禮樂爲教人之具次第習熟始乎歌誦美刺勸戒是非以起其善端中乎操存氣血收斂精神以立夫寔地終乎流通融化以養其和平樂順之心今遺書雖在教法盡廢學者能求其本則知詩之本在正禮之本在敬樂之本在和而反之於吾心斯可矣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愚按學不至穀亦有志者所能然至於三年學已有成能無

子張之問者少矣夫穀者朝廷尊賢之常經學者君子爲己

之本分穀不穀有命焉伊尹之鍾駟顏子之簞瓢初何嘗與

於我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愚按細玩如恐二字蓋有著力向前而不落後之心學者用功

如此其急可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

亦不足畏也已

愚按聖人一語勸戒兩存學者於以興起於以警惕其無以可畏之後生爲不足畏之四五十歲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愚按聖人不得已以言爲造化同問異答各隨其資進弱退强

眞洙至哉學者知此而勉於行雖不敢後而不爲由之兼人强

不敢專而不爲求之不勇庶幾可以約義理之中矣

無非至教學者知此而勉於行雖不敢後而不爲由之兼人雖不敢專而不爲求之不勇庶幾可以約義理之中矣

讀書錄摘卷之十

後學日南石洞范元依輯 瓊洞閣學士 藏板

學篇二之五

力行類下 九十九章

論語愚按卷之十

後學日南石洞范元攸輯　瓊洞胡尊士藏板

學篇二之五

力行類下　九十九章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愚按答仲弓二十八字都作一脉串透存於內須敬故出門使民此心如有大賓大祭在雖未出未使時亦然應於外又須恕

人己一體故勿以己之不欲施諸人雖不得已施之亦理當然
而我無與則自近而遠無有惡我之不是者蓋仁不出一箇是
而矜莊守己温厚愛人之意常流行乎其間爾豈可姑息
以為仁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愚按參乎見丁寧鄭重吾道非參無可傳也聖人備事物之
理於一心日用常行無應不當如安之信之懷之斯立斯來斯和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愚按參乎見丁寧鄭重吾道非參無可傳也聖人備事物之理於一心日用常行無應不當如安之信之懷之斯立斯來斯和

猶天地發育萬物而萬物不知其所以然雖曾子學習力行工夫既到亦必待啟之乃悟況其他哉自聖訓一發道統燦然曾子因之以忠恕明一貫不惟一時問者易曉千載下有所依据演繹學者潛思默契得其門而入由著力之忠恕以求自然之忠恕知自然之忠恕則見所謂一貫者在古今聖賢一大心上法宇宙一大分上事儘在此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

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
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愚按子張認聞爲達問達病在求聞聖人兩折語是兩峻攻
劘蓋真修於內而達與偽爲於外而聞念異境分不可彊合
學者務達則真德自進而循循以至於必達務聞則虛譽雖
隆而駸駸以墜乎無聞玩達也者聞也者二節明白分晰不爲子張
者勉焉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

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
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
而至矣焉用稼

愚按是時人心趨於伯術爭事富強故樊遲志在農圃欲以今
日之所學爲他日之所行移其利己之術爲利人然不知其本而所
見則卑鄙矣故聖人極言好禮好義好信之效使知治國之要
寔不出此而學者成己成物之方亦不出此其旨嚴矣其流不
已猶有戰國之許行者可勝嘆哉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愚按詩三百可謂多矣然誦之非欲資其多也貴乎涵泳大旨優游深入自然温厚生於其心和平見於其氣風諭發於其辭以之為政必豈弟而達物情以之使四方必婉正不辱命而無待介助誦之善者如是後世失其意而務創新體知詩者無幾其鬭音律較工拙皆是古之心氣辭俱亡可勝慨哉言詩當玩此章

待介助誦之善者如是後世失其意而務創新體知詩者無幾
其關音律較工拙皆是古之心氣辭俱亡可勝慨哉言詩當
玩此章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愚按禁遏其情而非除去譬如藏毒胸中閉盜門內行之機已
伏於不行矣豈惟不足以為仁亦無與於求仁焉參考答顏
由二章見氣象境界自別憲聞告不問豈非蔽其能不自悟其
病根之固在哉學者亦當深戒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愚按身之在境此逆而彼順故心之在境此難而彼易儒者讀
書窮理知命知分能居貧則居富誠不難矣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愚按言之不怍則言時已不想到爲矣此一種口給小人尚何望其能爲哉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愚按饒氏論此章當看者字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若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心之同異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其義最精切嗟乎今復一今悖古彌甚聖人復起其慮當何如學者

果能涵泳至訓自拔於流俗之外則知所以爲己矣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愚按此章當就恥過二字用工蓋言不恥則浮行不過則怠言有餘則爲不可磨之圭行不足則爲不可雕之木可不戒哉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愚按務克己者無事於方人聖人但言不暇爲示學者以所不當爲也見賢思齊是存之於中方人是形之於外存於中則有自強之寔形於外則無自治之誠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愚按求字當細玩求諸己而非求諸人也君子講學明道無一事一理之不會自然人知而位有矣苟無可知之寔而求知於人幸而有位其能久而不仆哉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愚按不己知失在人不知人失在己故爲己者患失己而已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愚按求知而不求能務外而不務内此學者之大病也故聖人之

教於此不厭其煩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愚按禮有務施報但循乎理之當然乃得其平若報非其施則將有矯飾沽名而忘君父之大仇者

敎於此不厭其煩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愚按禮有務施報但循乎理之當然乃得其平若報非其施則將有矯飾沽名而忘君父之大仇者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愚按知仁存於內莊禮發於外可以成己可以成物如黃金經百鍊以成如白璧無一瑕可指其明德新民之事歟然必本立乃

可問末大舉乃可責細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愚按仁之在人其生之有水火之利而其殺之無水火之害人未嘗憚水火而不用獨憚仁而不爲何哉聖人設譬以教人可謂深且切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愚按世愈降人愈偽必至今之疾又必甚於古之疾然後可以爲無疾之身逃奮然大著力不能自拔終至於亡矣嗟乎古之疾尚輕今之疾已重聖人辨證即醫世之仁心也養身者宜深察焉

深且切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愚按世愈降人愈偽必克今之疾又必克古之疾然後可以爲無疾之身非奮然大著力不能自拔終至於亡矣嗟乎古之疾尚輕今之疾已重聖人辨証即醫世之仁心也養身者宜深察焉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愚按心之所以能主身者以有所用也苟置之於無所用之地則如不繫之舟不御之馬悠悠泛泛不知所止將至於放蕩邪僻無所不爲欲其成人豈不難哉博奕非賢而以爲猶賢聖人

甚言以深警之學者可以惕然自省矣

附門人言　九十九章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愚按容貌顏色辭氣皆修身之最重者曾子日省工夫誠篤確熟殆非常人所可跂及故將死之言超然獨識如此此道之不講於天下久矣平生既以病其心將死何以善其口器數之末

君子非不知也特不以此爲貴爾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寔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愚按能爲能多爲多有爲有寔爲寔則窮惟其問於不能問於寡若無若虛則無窮犯而校則有我惟其不校則無我此天地之量聖賢之心但猶見其迹所以爲顏子之大賢至於無迹而聖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

而後已不亦遠乎
愚按天地萬物皆其體重莫重於仁矣而志仁者以之自任
非弘何以堪人生百年乃爲期遠莫遠於死矣而任仁者至此
後已非毅何以至士可不勉哉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
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愚按子成之失在何以字子貢之失在猶字學者能推質之爲
本文之爲末質之爲重文之爲輕質存於中文發於外則能

有得於文質彬彬之教而無二字子之弊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愚按德已到手曰執然德非一善之可名故不弘則所執者自孫而不足以語大道已入耳曰信然道非半塗之可至故不篤則所信者復廢而不足以及成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愚按十二時時察其所未有三十日日守其所已得非篤於爲已者不能下如此工夫不然日月至焉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豈聖

賢之所謂學哉當時聖門從遊頗略至教自顏曾終日不
違終日三省之外子夏其庶幾於進哉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愚按學須博而學非志不成故又須篤志問須切而問非思
不悟故又須近思四者在心則心存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愚按學者之學猶百工之肆也故君子之於學當如百工之於
居其肆然又重在事與道二字蓋非其道則爲徒學猶非其事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愚按文非君子之所貴有過而文則其過愈重此與勿憚改正相
反所以爲小人歟

則爲徒居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愚按文非君子之所貴有過而文則其過愈重此與勿憚改正相反所以爲小人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愚按所謂變者非變也德至於聖則有自然之中故望之則見其儼即之則見其溫聽之則見其厲從容天理自然而然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愚按德無大小皆當有闕子夏之言未免有病然亦可以爲觀
人之法苟於其大者可觀則於其小者亦不必求備矣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
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
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
其惟聖人乎
愚按君子之教本末兼該學者所至淺深各別子游之言固是
不知循其序者如子夏所言士亦知習其事而未知求其理也若

於灑掃應對進退之中而知所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義由此而上亦可以漸造其本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愚按喪固致乎哀而禮文亦不可畧集註以而止二字議子游抑亦以輔學者之不足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愚按子游議張之未曾子議張之貌然則務外好高豈非學者之大戒哉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愚按天下之惡皆歸紂非天下之惡紂也紂自取之耳嗟乎一念有紂之萌即一生有紂之累可不戒哉

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愚按君子寡過故有過則人皆得而見之過則不憚改故雖暫而旋無太甲初年顛覆未幾改悔先儒比之日月昏蝕一復其舊光彩炫耀萬景俱新其此章之謂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
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愚按集註非生質必務學二句蓋推廣子夏之意以救其詞
氣抑揚太過之病而勉學者之不可獨恃資質也蓋美質亦
必資於學問而學問寔不出於人倫不務本奚以為學哉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
可宗也

愚按易曰作事謀始此章大意其謀始之謂歟蓋義而後可

以爲信禮而後可以爲恭親而後可以爲宗當不謹之於先必至悔之於後君子與人接物之間信不可無當思信之可復恭不可無當思恭之遠恥因不可無當思因之可宗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愚按四者固士之所以立乎其大然曰其可已矣則子張之病處士之爲士豈止於此而已哉

附門人記　一章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愚按看子路之心在一恐字斯辰也前聞未行後聞將至皇皇切切着急在心斯其所以爲勇歟

愚按看子路之心在一恐字斯辰也前聞未行後聞將至皇皇
切切著急在心斯其所以為勇歟

嵩[illegible]卷之十

後學日南石洞范元攸輯

瓊瑚尊士澗藏板

學篇二之六

孝弟類

九十章

論語愚按卷之十一

後學日南石洞范元攸輯
胡尊士瓊洞藏板

學篇二之六

孝弟類 九十章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愚按西觀字見人子所處不同辰而所向所發皆足以觀孝惟沒辰又重在三年無改三年之心專在哀思不容有別想也急於行則忘親而非孝矣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塟之以禮祭之以禮

愚按無違二字之意聖人以禮發之然則非禮者豈所以孝其親哉今人於生事塟祭之間或得爲而不爲或不得爲而爲之是則爲孝耶爲不孝耶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愚按人子之身受之父母然受之者多不能自愛而父母愛之故孝子必知父母之心不幸之疾猶恐以貽親憂況悖理縱欲自作之

疾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
敬何以别乎

愚按生我劬勞功德罔極所當致孝之念曷有窮已世之人
或至於嚴欲忘親不亦人而犬馬乎故不敬則何養之有子游
之賢聖人猶以爲戒況其他哉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
以爲孝乎

愚按知難于色必知難于心苟易其心則勞可服也饌可
奉也色不可和也何足以事親哉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愚按人子之於親視其有過不可也諫而觸其怒亦不可也
非心存愛親致其和樂孝敬之寔安足以感動於父母哉爲
人子者不可不知此章之義

子曰父母在不可遠遊遊必有方

愚按人子受親之德無極而報親之日無多此孝子所以誠敬

戀慕不能遠遊如不得已遊必有方聖人所以感發人心扶
持世教其言無不備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愚按玩喜懼二字想見於承顏歡樂之中有顧影徘徊之
意喜有限而易過懼將及而難防蓋在我有不可不知之年而
在天有不可知之年而念交纏不能自已聖人之教人孝備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
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愚按聖人之答子路只說所以處二倫蓋以救子路行行之失學者觸類而充之未有盡道於朋友兄弟而不能盡道於父子君臣夫婦者也蔡氏謂後世父兄之所告詔師友之所訓誨有司之所掄選記誦而已耳人道之大端不暇講也悠悠千載誰華斯弊然士之從事於此者必能如子路之問而後可以服膺聖人之言苟其心先爲功名利祿所役則開卷如面墻爾尚何求士之所以爲士者哉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

聖人之言苟其心先為功名利祿所役則開卷如面墻爾尚何
求士之所以為士者哉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

有政是亦為為政奚其為為政

愚按學者能推聖人之言意孝友之是廓而充之在家則為一家之政在國則為一國之政在天下則為天下之政遠邇親踈一理之推用舍行藏其道無以異也則亦豈有為政不為政之疑哉

附門人言 九五章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愚按仁者原於人性之所固有然人多為物欲所蔽不能廓而充之故君子必求仁以復其性而行之自孝弟始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而人道盡矣豈止於不犯上作亂而已哉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愚按即其体之能全知其心之能全矣所以然者都自戰戰兢兢臨淵履薄中來臨死數言光明俊偉上無忝於吾親下足警夫小子遠可以垂訓萬世賢矣哉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愚按曾子就天理呈露處點出自致二字要之發揮聖教提
醒人心必從至性中來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
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愚按故老世臣成規舊典多不便於少年緒業之朝非篤孝
忘私鮮有不改聖人取孟莊子一節所以爲萬世人君之法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愚按德厚於吾心之本然而施之必自親始哀痛之中莊肅戒謹存焉恭敬之中悽愴怵惕存焉盡厚之心存於吾而歸厚之機觸於彼故曰草上之風必偃

交際類 九六章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愚按聖人取平仲大意在久字夫乍交而能敬常情皆然漸熟而能敬猶未足以為善也久而敬則真能敬矣夫發於外積習而未嘗衰必存於中操持之無或怠如是則交之賢者樂

輔以仁其愚者亦將悦而敬之無往而不得於人不亦善哉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侫損矣

愚按五倫之中朋友以義合其合惟以責善輔仁此外無所求焉可以責善輔仁則爲益不可以責善輔仁則爲損故擇益而不擇損其機在我非如天屬之不可一旦絶也然世之人往往失之於始得益常少得損常多益損相雜於其間益者難以爲親而損者又重與之絶必翻然有好直好諒好多聞之誠庶益

者日親損者日遠此爲不慎始而欲圖終者思云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愚按士之欲爲仁猶工之欲善事欲善事不可以不先利器欲爲仁不可以不先師友夫得其師而師之則畏心日生有所法而進得其友而友之則忠告日至有所勉而修然後足以爲成德之君子矣不然前無嚴憚群無切磋淪胥爲惡何仁之有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愚按此章重在忠與善字不忠不善無以啟發而感悟之然綿合之誼在人而不在天則告道之機由我而不由彼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愚按此章重在忠與善字不忠不善無以啟發而感悟之然締合之誼在人而不在天則告道之機由我而不由彼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愚按蘭香鮑臭丹赤漆黑習染轉移眞可畏哉擇居一節聖人所以教人備矣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愚按方以類聚然則德者類之所必聚也故萃之彖曰利貞聖人釋之曰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附門人言 九五章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愚按曾子之賢猶日三省況其下哉夫此身得於天地自有良貴故省己可以成己而謀身反至於失身不可不戒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愚按司馬牛此憂人情之所必至子夏之言專以寬慰而不覺流入於墨集註以如字足皆字之義最精大抵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然以義制命以人成天又在乎自修而已矣蓋不安於天命而爲無益之憂固不可一委諸天命而忽自修之寔亦非宜故君子敬而無失恭而有禮無失則非暫敬之敬有禮則非足恭之恭盡其在我以順受天命之正亦何憂患之足言哉學者當求子夏之意而不必拘子夏之辭此即立命格天要訣雖遇變而常理自在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愚按切切偲偲朋友之義蓋知行工夫在我非朋友則孰爲之助兩以字見此外無所以也能如是群居安有難而三損何自至哉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之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愚按子夏之失狹子張之失泛然則君子之於交親益而遠損斯可矣何可爲子夏之拒亦何可爲子張之容

斯可矣何可爲子夏之拒亦何可爲子張之容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愚按子游論子張曾子數子夏古人朋友責善每如此後世則
以譏斥爲惡矣

附門人記諸弟子 一章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愚按此章先儒以爲聖人之言指四子之偏而深警之也然
求諸四偏之中則師之無質由之無文其病最難醫而愚者

之厚魯者之寔偏中自有是處宜乎曾能傳道柴能近道
而師與由終於不至歟

學篇總說

此篇謹取論語中論學處凡二百二章爲六卷間以致知力行
孝弟交際隨章意而類分之誦斯言想若與聖門高第親炙
于江漢秋陽太和元氣前省曾之三克顏之四守其所已得求其
所未能磨濯吾心周旋人道以庶幾所謂正焉嗟乎目前應物無
非彝倫日用之常紙上餘師無非心得躬行之效由希聖洎誠
希賢而希聖自成己而成人儒者之學無餘蘊矣

希賢而希聖自成己而成人儒者之學無餘蘊矣

論語愚按卷之十六

後學日南石洞范阮攸輯
瓊洞胡尊士藏板

仕篇三之一

論語愚按卷之十二

後學日南石洞范阮攸輯
瓊洞胡尊士、藏板

仕篇三之一

上仕類 凡十一章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愚按孟子曰齊人知有晏子而已矣愚亦謂齊君知有晏子而已矣聖人為斯世斯民而往知吾道之必不可行而去豈計齊之

如何待哉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愚按子路天下之大勇也車馬輕裘共朋無憾敝袍狐貉視物頓忘况於子弟服勞又烏肯以困苦流離易其志此夫子所以許之歟惜其爲勇所驅不能裁度之以理故無以抑其憤世之氣而輙自喜於浮海之從嗟乎豈所以爲聖人之藏而聖人德盛量洪豈眞恝然捨世以長往方許而遽歸則其循循誘掖一

何況且至於學者涵泳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八字歟其[illegible]

之勇以求所謂義理之勇其庶幾乎

子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

何深且至哉學者涵泳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八字斂其氣質之勇以求所謂義理之勇其庶幾乎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愚按常情以得不得為行藏故中人猶畏命而不求小人則彊命而無恥惟聖人直以義之安不安為行藏兩則字其理在我更不問命集註取尹氏之說曰命不足道也其開示後學最切

噫三千之徒獨與顏子有之此豈易能哉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愚按齊人不能用聖人猶恐聖人之得用於魯然則非不知也用之爲難耳嗚呼聖人道德亮不知之惟其限於便欲而弗克由擧天下皆齊魯也栖栖于行豈非天耶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愚按已矣夫三字用舍行藏氣象自在而不能自已之餘意猶可於此想見噫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夫子之道其如天何烏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愚按已矣夫三字用舍行藏氣象自在而不能自已之餘意

猶可於此想見噫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夫子之道其如天何焉

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夫子之心則如斯世何

此辰此語此想豈果哉輩所能測知然悲辰之不遇己則為聖

人之惓惓悲己之不遇辰則為常人之悻悻學者於此當有辨

焉庶乎知所以自樂矣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辰哉辰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愚按玩斯矣二字則知見幾之不可不敏玩而後二字則知

擇處之不可不審物之辰哉如此人當如何哉聖人於易發

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辰此即嘆雉之深意豈子路所能

知哉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愚按美玉本以沽而非以藏然沽之可待而不可求待則其美全求則其美失聖人固欲行道以救世而終不枉道以從人無他於理欲上分明耳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愚按此章當細分禮與諂二字君臣分義截然於天高地下之間世至春秋禮教崩臣節壞下之諂上無所不至而於所當盡禮處反不能盡遂就此疑聖人之諂可勝嘆哉嗚呼禮者天秩非人所私無禮於君見者必逐此數語從容温

他於理欲上分明耳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愚按此章當細分禮與諂二字君臣分義截然於天高地

下之間世至春秋禮教崩臣節壞下之諂上無所不至而於所當盡禮處反不能盡遂就此疑聖人之諂可勝嘆哉嗚呼禮者天秩非人所私無禮於君見者必遂此數語從容溫厚含蓄不露而所以誅當辰警後世最嚴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愚按聖人不衰世運未衰聖人之衰世運之衰也以羲黃堯舜禹湯文武之身而有周公之夢與吾從周吾其為東周意同固急於濟世之心亦安於臣節之心究之而思其次也聖人

得位天下大同何有於周公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愚按三人非欲爲仁也隨分所遇惟理之安不幸遇一不仁而有三仁之迹迹雖異而三仁之心則未嘗異無他自獻于先王而已聖人表而出之見觀人者不于其迹而于其心

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愚按此章蓋爲千萬世存名分之大防立君臣之大法聖人於易詩皆稱文王於春秋書春王亦此意

後學日南石洞范阮攸輯 瓊洞湖導士藏板

論語愚按卷之十三

後學日南石洞范阮攸輯　瓊洞胡尊士藏板

仕篇三之二

中仕類　凡十八章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愚按是辰聖門高第多仕亂國豈果皆已信於斯哉亦量其材之可仕則仕耳此聖人所以使開惟開也見得其大而不遽安於其小回答一言想見道之明志道之篤進道之勇忽出於聖人意許

待之外較諸子尤覺著寔故說他叱使他又深一層噫古之仕以理决也則可否之裁度常在己今之仕爲欲驅也則得失之遲早每由人學者思焉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愚按此章開首八字寔相須兼是四者則能審於去就出處之義不然則爲二等恥人而已矣彼許行陳相篤信而不能好學召忽嘗息守死而不能善道正見這八字尤不可闕一夫学異守孝者大本領非孝則守不到無守是學未成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愚按聖取人學三年不至穀者穀非君子之所事也提出兩穀

者大本領沠孝則守不到無守是學未成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愚按聖取人學三年不至穀者穀沠君子之所事也提出兩穀字爲仕者之恥彼肉食而無遠謀素餐而昧先幾二般人皆可點醒學者就此求之宛然憲問聖言在耳反之於心而無陷於恥其庶乎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

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不知其仁也

愚按武伯三問仁只以才答蓋勇也藝也知禮也皆足以举一職若

人欲难克心德难全彼固日月至焉何可驟語而仁體至大亦非

武伯所知聖人辭氣和平所以勉進人才精神在不知二字上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

惠其使民也義

愚按此章集註但取吳說置圖外蓋聖人亦非有意於單數

他長以見所短但德盛則言精細認有字而子產之爲子產可想

像得之夫君子之道莫大於行己事上養民使民能以恭敬惠義

爲主雖其人未必純乎道其事則合乎道矣學者勉焉

他長以見所短但德盛則言精細認有字而子產之爲子產可想
像得之夫君子之道莫大於行己事上養民使民能以恭敬惠義
爲主雖其人未必純乎道其事則合乎道矣學者勉焉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
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
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
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
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愚按子張未識仁之為仁故因其事而欲斷其心不知事僅可
而心則私者有矣仁豈易言哉忠清亦不在仁外之但近名而非
出於自然則非仁爾聖人不輕許二子正所以教子張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愚按凡人智多不能愚蓋安常順處於有道之世者每遠危
避險於無道之辰武子犯難不顧其迹似凡人之愚就中能使
君與身兩全又高出凡人之知之上則所謂愚者非真愚愚字
特對知字說故曰愚不可及也狄仁傑庶幾焉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
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
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
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
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愚按玩三也與字有覶視人才之意陋哉聖人三以何有答所以
進三子而深警季氏也然此另乃用人者所當知爾有志之志士
必也兼三子之長加之以學問學而優則仕不然且當爲漆雕開之
守而無急急於仕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愚按謀非所職君子耻之蓋越位之謀每空談炫長好事者
之所爲也可不戒哉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愚按危則有截然難攀之高人不得而浼我也然失其正則流
於矯激而非危矣孫則有渾然不露之順人不得而犯我也然失
其正則入於阿諛而非孫矣故非存養之正不足以語此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
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愚按以仕者忠於所事而言忽非仲之所及以仕者有安天下之
功而言仲非忽之所及且糾白皆齊出而白兄也權以義白當有
齊忽慷慨殉糾之難其節苦而守已貞仲從容佐齊之伯其功

愚按以仕者忠於所事而言忽非仲之所及以仕者有安天下之功而言仲非忽之所及且糾白皆齊出而白兄也權以義白當有齊忽慷慨殉糾之難其節苦而守已貞仲從容佐齊之伯其功高而及物廣子由勇於義者故重忽之死而輕仲之生聖人就仁者事業處許仲亦以曉由也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歟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伯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愚按子貢不取管仲之相桓意以爲桓不可相也夫桓齊公子爲糾之兄其得國也非不正當是辰周室衰夷狄横生民被其禍諸侯無所統紀仲不相則齊不伯齊不伯則周室亡中國必爲荆楚子貢直言仲相齊之非仁是徒泥匹夫之諒而不通仁者之權宜聖人以此曉之使子貢就王伯本領處問而論仲之末仁聖人必不如此告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愚按忘分薦賢順乎理也順理則氣象光明不亦文乎在上位當有文子之心而後無遺賢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愚按勿欺積於平日而犯發於臨辰勿欺即所以立而犯之本而

當存文子之心而後無遺賢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愚按勿欺積於平日而犯發於臨辰勿欺即所以立而犯之本而犯即所以見勿欺之寔欺而犯則無以使之見信而所犯爲賣直勿欺而無犯將流於趨媚求合這陸字一戒一勸爲訓備矣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愚按賢者非有意於辟也蓋所遇之不得不辟辟之所以合義而遇有不同則所辟亦隨乎所遇三次字須作辟之次第看不當

作賢之次第看

子曰作者七人矣

愚按春秋氣運之戹自非有聖人大力量則七人之作亦高矣群賢標榜於漢衰諸生叩閽於宋末無益於國自陷其身可不戒哉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愚按提頭起直哉君子哉皆許他之詞然詳玩聖人言意二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
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愚按提頭起直哉君子哉皆許他之詞然詳玩聖人言意二

者人品自別從氣禀中來則為魚之峻截從涵養中来則為
玉之圓融仕者當知所擇焉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愚按此章大旨全在敬玩兩其字事是吾分內之事食是吾
分內之食敬則其心惟恐吾職之未修而不敢少怠事看得先
即食看得後不期然而自然

附門人言 九六章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

以之則為謗已也

愚按事有民未信而不容不勞上未信而不容不諫者義不得已也信而後三字方是事上使下之盡善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愚按既仕則仕之事為重而學特以助其仕之善方學則學之事為重而仕特以觀其學之成君子各因其辰以権其事之緩急斯可矣然仕不學則為未信之仕學不仕則為未用之學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愚按堯舜之世民自不犯於有司後世不束民以教而但束民以刑故法官以往往鞫獄為能而鞫獄往往以得情為喜其

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愚按堯舜之世民自不犯於有司後世不束民以教而但束民以刑故法官以往往鞫獄為能而鞫獄往往以得情為喜其流遂至於漢武之株連萬數則天之羅織千言嗟乎春秋以降能為陽膚之問曾子之答有幾哉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愚按易曰見幾而作事君不先見其不合之幾數則辱至而禍生矣告友不先見其不合之幾數則疏至而隙生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愚按上兩可字應下不可字有不可奪之節然後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斯人也非平日深知預養則事變之來豈易得哉爲政者不可不思我越如蘇憲誠亦可以當之矣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愚按學者明於義理則出處去就權度由我季氏之宰豈能以加閔子哉善爲我辭何等從容必在汶上何等勇決以德行稱宜哉

以加閔子哉善爲我辭何等從容必在汶上何等勇決以德
行稱宜哉

論語愚按卷之十四

後學日南石洞范阮攸輯

瓊洞胡尊士藏板

仕篇三之三

論語愚按卷之十四

後學日南石洞范阮攸輯

瓊洞胡尊士藏板

仕篇三之三

下仕類 凡八章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愚按易所以徵顯闡幽推往知来惟能窮易之理以致用然後可求易之神以稽疑文仲僭禮則悖理矣悖理何足以用易而專務諂龜豈不惑哉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愚按聖人深責冉求所以爲萬世聚斂之臣戒也夫挾才而不窮理徒以聚斂導其君本借謀國以謀其自不過適以誤國而誤身其端一開於冉求後世如桑弘羊王鉷劉晏皇甫鎛之徒往往敗人之國而身亦亡不旋踵然士之熱中者猶不知戒嗟乎聖人之道反而求之心身則豈至急於求仕而甘爲不義之行哉故曰聖人不作聚斂之臣不絶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愚按一辰蔽錮於物欲之私固不能以正道自持平日習熟於綱常之教猶不至為大惡所奪聖人不絕由求正所以深警季氏爾玩亦字可見仕者必存養講貫有素果能恥為具臣乃能不為賊臣否則卒然大事變大利害之臨鮮有不易其所守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

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愚按子路不知未學之不可仕率爾欲使子羔想頭原未有下文對聖人意因聖人以賊責之他便撰出這話來以掩其錯正是佞處故聖人舉平日所嘗惡者折他非折其後言之不是直折其初意之不然也集註非其本意與不斥其非等語最精嗟乎玩上賊字則未學而仕者尚惕然知是毋遽仕以自賊玩下惡字則逞辯禦人尚悚然知改毋自陷於佞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愚按有政一對儼然以大夫列諸侯以家臣列大夫名分大防爲其所損多矣聖人因而諷之辭婉義嚴非惟沮戾心於一辰寔以垂至訓於萬世

愚按有政一對僾然以大夫列諸侯以家臣列大夫名分大防爲其所損多矣聖人因而諷之辭婉義嚴非惟阻戾心於一辰寔以垂至訓於萬世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愚按武仲用其小智以爲人所不知聖人提出以防求後明正要君之罪所以抉微隱懼姦邪後世人臣知戒乎此固不當挾勞以求亦不當挾寵以求矣挾未有不敗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愚按文仲罪在知字上蓋天位非己所可私既知有賢而不與之共則此位私矣雖居與盜何異然舉而上不用則奈何曰要在誠心不爲塞責誠未有不動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愚按聖人提出三患字深悉鄙夫之情狀蓋未得之患患之始既得之患患之終苟患之患患之極也彼得行其三患而天下國家之患隨之矣嗚呼豈獨事君者所當戒用人者可不戒哉

附門人記 九二章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

者可不戒哉

附門人記　九二章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愚按惠之行則和惠之道則直惠之意則不恭三黜不去和也守道不枉直也逆料天下之皆不容直道不恭也雖然非惠之直豈可徒效惠之和亦豈可專議惠之不恭哉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

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海於舊在逸民伯夷章之下

愚按賢人流散此其為亂之辰乎使聖人得政則此諸賢者皆得以在於其職何患魯國之不治哉然則為政者亦可以賢人隱為惧矣

仕篇總說

此篇謹取論語中聖人賢人小人之事凡四十五章分上中下類為三卷以為仕者鑒戒夫仕字從士從人蓋涉士涉人誠不足以言仕也聖人以用行舍藏獨與顏淵當辰高第如仲由乘桴之喜子貢韞玉之疑皆未足以語此仕之準的捨茲其何適歟至君子産有君子之道管仲有仁者之功史魚之直武子之愚公叔之升家臣雖開之見大意凡皆中人之勉進者聖人亦各有

喜子貢韞玉之疑皆未足以語此仕之準的捨茲其何適歟至若子産有君子之道管仲有仁者之功史魚之直武子之愚公叔之升家臣雕開之見大意凡皆中人之勉進者聖人亦各有取焉其餘謂之具臣謂之竊位謂之鄙夫人臣聞此亦可以悚惕矣嗟夫君臣大經義原諸天地本諸人心士之未仕則學事君子之道既仕則行所學以事君有志於上猶得其中尚志於中不免爲下又況所志既下其何以行臣義合人道俯仰天地間哉歷歷遺編無非至訓求之則得捨之則亡願以此望

士大夫亦所以自勉

論語愚按卷之十五

後學日南石洞范阮攸輯

瓊洞
胡尊士 藏板

政篇卷四之一

論語愚按卷之十五

後學日南石洞范阮攸輯　瓊洞胡尊士藏板

政篇卷四之一

正己類　凡二十五章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愚按何有甚言其易如何甚言其難難易之機存乎身之正否耳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愚按名分定則爲有名分紊則爲亡書云天佑下民作之君

君者所以爲民而作之也可以一日亡乎哉噫夷狄之亡不足論

諸夏之亡是移其有爲夷狄之有聖人所以痛之也必如邵子

所謂夷狄行夷狄事中國行中國事安得亡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愚按書云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先聖後聖之言一意相貫

苟君臣各思克艱則爲君惟恐不盡其在君之禮爲臣惟恐

不盡其在臣之忠上下懋勉一由乎天理之當然君非以禮爲作

忠臣非以忠爲報禮也集註自盡二字寔以發兩以之義不然尊

位重祿總歸駕馭之具官守言責皆是修飾之迹豈所謂以哉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忠臣非以忠爲報禮也集註自盡二字是以發兩以之〔字〕義不然尊
位重祿總歸駕馭之具官守言責皆是修飾之迹豈所謂以哉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愚按事事必有其本本旣立而事有過者有不及者有已得合
當者此皆吾之所得以而觀也苟有事無本從何處觀此章大意
在以字居上爲禮臨喪聖人特擧三者言爾天下之事皆可
觸類而長之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愚按舉一觚以概天下之名存寔亡程范二義皆推廣聖訓餘意故註取置圈外嗟乎人思所以人可不如觚所以觚哉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愚按聖人重嘆以美先聖示豐儉必當其可也推此美不獨可施之國天下有身家者不可不知蓋當豐而儉當儉而豐人人皆得而非議之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

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愚按從而改則爲成湯之從諫弗咈改過不吝說而繹則爲高宗之旨哉說乃言惟服而能無見言者固有可從可說之理而爲貴見聽者當有必改必繹之心已矣深嘆之辭警世最嚴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愚按浸潤譖之巧者也膚受愬之巧者也行焉常情者也明非遠不足以爲明明必遠然後能察其所難察能察無他在乎吾心之

居敬窮理而已心有把持有主張任他暗暗撥弄纔以八之我自明白他無所用其纔任他匆迫切急以動之我自從容他無所用其急玩不行二字正見遠明氣象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対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愚按上四字是指其人下四字是指其道然必君君父父而後臣臣子子聖人語平意婉其微意自在語表景公以君臣父子並説是分其責於臣子而不以自任齊國卒亂於嬖子強臣豈非説而不繹者哉嗚呼一言八字萬世大閑爲君父而不知此義固爲景公而臣子聞此苟不悚然於心則如之何其臣子也不臣不子其得生而食粟乎

說而不繹者哉嗚呼一言八字萬世大閑爲君父而不知此義固爲
景公而臣子聞此苟不悚然於心則如之何其臣子也不臣不子
其得生而食粟乎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愚按獄者大而且難也片言言之少也片言折獄折獄之最易
者也非忠信明决有孚於平素如子路者其可哉玩可以二字是
虛說理不是寔說事夫自惟明克允載於書至聖人取子路大
旨益著後世律例愈繁文案愈廣而獄愈亂治獄者盍亦反

思其本乎然臯陶子路世不數有此又擇者所當知重其道而謹其命焉庶幾得之矣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愚按人字而意其寔相須無倦不息之誠也然行不以忠則不息之心無以大發於事以忠不欺之誠也然居非無倦則不欺之事難以久存於心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愚按爲政者當著力在帥以正三字正之外别無所謂政也帥者其機在我而不在人也知所以帥則先務正己而人自正不知所以帥則專欲正人而人亦不可正公私分於一念之微而感應之理間不容髮苟有志於政其無以聖言爲可忽哉

其機在我而不在人也知所以帥則先務正己而人自正不知所以帥則專欲正人而人亦不可正公私分於一念之微而感應之理間不容髮苟有志於政其無以聖言爲可忽哉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愚按書云民生有欲無主乃亂盜生於欲者也以欲禁欲豈所謂主之哉故不欲二字乃主民止盜之本康子徒患民之欲而不患己之欲是己自盜如民盜何聖訓從容辭簡意盡苟子不欲所以救其心之已陷雖賞不竊所以明其理之必然大道之行盜竊亂賊

作正如此後世惟唐太宗庶幾焉而非真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対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愚按康子殺心之萌此最害政夫有道民之性也無道乃其情之勝爾欲善則性於此而民善則性復於彼所謂正已以正人其機甚速亦奚事於殺哉聖訓凛然而後世猶不知戒秦隋皆以好殺促其祚爲政者不可不思書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民用不犯于有司蓋此章之意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愚按政者正也正則本諸身而已矣先之勞之之外豈復有餘蘊哉方答而遽請益便是勇躁病處祇曰無倦此意固已在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愚按政者正也正則本諸身而已矣先之勞之之外豈復有餘蘊哉方答而遽請益便是勇躁病處秖曰無倦此意固已在先勞二字中子路聽不到爾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

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愚按是辰輙位未定他人謀衛不過借權定位而已矣孰知父子三綱之首國所恃以立以子拒父何以有國不正其名衛何辰定乎聖人之政在於定衛子路之政在於定輙定衛正而定輙則不正本領既殊規模自別彼疑聖人之迂而不自知其爲本人之野故聖人極言不正名之禍以曉之一章三必字語意尤嚴信乎無先於此者豈獨一辰至訓寔萬世之大防亂臣賊子聞之寧不悚然於心哉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愚按不令而行雖令不從八字皆必然之辭明民之從身而不從令也兩其字專指在上者之身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不亦善乎如不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愚按上一節重在知難字難而不知則爲君可以愧於爲下一節

重在不善字不善而莫違則徒知爲君之樂而已以此二言反求

諸心心知其難而敬生矣敬則百事治邪不有興機乎心樂其不違

而肆生矣肆則衆惡萌邪不有喪機乎兩不幾雖未必期於是

而寔已伏於是爲定公發故歸宿在君心然豈獨人君所當戒得

君行政之臣其愼哉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

則大事成不

愚按二無禁其如此二不斷其必然自一邑推之天下則所謂三年

有成必世後仁皆不欲速之寔道千乘之國爲政以德二章是不

見小之寔

愚按二無禁其如此二不斷其必然自一邑推之天下則所謂三年
有成必世後仁皆不欲速之寔道千乘之國爲政以德二章是不
見小之寔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愚按譎是論文之心正是論桓之迹春秋初猶知有周桓公之伯
未敢侈然自用其智與師曰王祭之不共拜賜曰天威之不違凡
此類皆以美舉又降一變人心安於伯矣召王請隧氣勢赫然而
其迹愈悖聖人右桓於文可爲世道一嘆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
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
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
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
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
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
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
德以來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
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
之內也

德以來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

旣來之則安之

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愚按冉求不能爲季氏憂季氏未必爲季氏憂顓臾其寔欲奪魯公之臣以益季氏爾一聞至誨不覺遁辭此千古具臣同病聖人始責之中折之終以事理曉告之而特擧憂在蕭牆一語作結凛凛乎沮奸雄於方熾誅黨惡於未彰惧當辰而杜將來便是一部春秋斧鉞豈直嚴師訓弟子而已哉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悳按魯僭天子不旋踵而微於大夫三桓僭魯不旋踵而微於家臣

聖人即理而論其勢皆當然者也洪氏謂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

宜大而大者必微足以發此章之羨嗟乎魯之僭由於周之無政三

桓之僭由於魯之無政為國可不謹哉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

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悳按五者雖爲子張而發而學者亦可因是有所據依仁之体用亦

在其中始乎一身一家以至爲國爲天下無一辰之不行也無一處之

不行也其效驗豈誣也哉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屛四惡斯可以

在其中始乎一身一家以至為國為天下無一辰之不行也無一處之不行也其效驗豈誣也哉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

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愚按美惡非盡定於也尊美而屏惡則爲君子屏美而尊惡則爲小人存乎一念之萌耳

論語愚按卷之十六

後學日南石洞范阮攸輯

瓊洞胡尊士藏板

政篇四之二

論語愚按卷之十六

後學日南石洞范阮攸輯　瓊洞胡尊士藏板

政篇四之二

觀人類上　凡二十八章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愚按道不同則其人相反矣君子不能爲小人謀小人亦不能爲君子謀嗚呼人其慎所謀哉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

曰不占而已矣

愚按南人言只看重巫醫聖訓便念巫醫且不可作况其大乎底意不恒是不占葢不玩其辭亦知占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愚按好惡出於鄉人則善惡混而無公論好惡出於善不善之人然後善惡公而善不善定兩皆字分明是同兩者字分明是類葢稽之好惡之同不若決之好惡之類士之自修者循理而不徇私取信于君子而未當嘗苟合于小人務寔得有執守其可矣乎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愚按剛毅木訥乃質美而未學者加之以學可以至於仁而不

取信于君子而未當嘗苟合于小人務寔得有執守其可矣乎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愚按剛毅木訥乃質美而未學者加之以學可以至於仁而不徒近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愚按存之公則施之正夫好善惡惡人心所同理欲分而同者反相懸隔曰惟曰能警地最嚴学者熟玩而有得方且用力於仁何暇妄有所好惡哉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愚按好惡出於衆似公矣然迹似公而未必盡公兩必字非委衆論爲無憑寔就衆論而加察嗟乎衡鑑無私而後物之情不能遁仁者無私而後人之情不能遁豈以衆而已定哉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愚按或者曰雍也仁是輕於許雍曰雍不佞是輕於非雍豈知不佞亦仁之一端則雍何可非仁乃聖人之全德則雍未可許細認焉用佞不知仁六字其抑揚起頓言簡而教備矣再言焉用佞用佞者之所當深惡也此即答顏淵佞人殆之意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对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愚按剛者天道乾德也陽明之精也人得之以爲性所恃者理

者之所當深惡也此即答顔淵佞人殆之意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対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愚按剛者天道乾德也陽明之精也人得之以爲性所恃者理所守者義不爲勢奪不爲物搖故世有似剛而非剛者遇利便昏遇威便折悻悻于所忤役役于所投其棖類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愚按恥亦恥之見二者之眞可恥也巧令之恭非眞面目匿怨之

友沠真肝膽一般人諂媚一般人姦險此古今同嘆聖哲通闢

而世人猶或犯焉何哉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愚按此君子小人用心相反處註以誘掖奬勸發成美備沠誘掖之

則進不銳沠奬勸之則守不堅美惡雖異闢而其成之之意則一

尚謹其所成哉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愚按存中有義利之分則形外有和同之别葢君子之和也以義合

義殊則處異如富弼之交韓於上前退未嘗失和氣是已小人

之同也以利交利聚則隙生如極文之黨未幾相離是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叟殊則處異如富范之交辨於上前退未嘗失和氣是已小人之同也以利交利聚則隙生如伾文之党未幾相離是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愚按能言者未必能有寔踐之行以言舉之則爲所欺無行者亦未嘗無一得之言以人廢之則亦不廣兩不以宗其本在公而已矣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愚按人性同得於天而氣禀則有高下之異上中下三等教者之

所當知蓋驟告而未喻不若循序而易從及其漸進而至於成
則下者亦可以爲中中者亦可以爲上此又学者之所當立志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愚按學者所以求仁必以務内爲本巧言令色是務外以悅人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愚按詩云維以永懷懷者中心戀戀不能捨之謂懷刑之君子
其善猶浅於懷德之君子懷惠之小人其悪已深於懷土之小人
蓋人之爲心必有所存存乎善則爲君子存乎悪則爲小人学者

亦可以知省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愚按君子惟知有義小人惟知有利是豈其性然哉亦係乎所習

亦可以知省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愚按君子惟知有義小人惟知有利是豈其性然哉亦係乎所習之正不正爾故學者當求其本

子曰君子不器

愚按君子學充德備何用弗藏非可以一器名故瑚璉之貴止於爲子貢無所成名所以爲聖人之大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愚按君子小人只爭公私二字夫天地之氣有陰陽人之稟受有邪正終身之修未足以爲君子一念之差已足以爲小人豈非陽難感而陰易感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愚按爭非君子之所宜有也然所爭者禮義則猶不害於爭聖人以射一端發其義觸事而推之無所爭之爭其爭之無所爭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愚按讀此章見夷齊之所惡者惡也非惡其人也惡去而人存舊染汚則新善至不念則在己有能容之量在人無絕善之嫌其

染除則新善至不念則在己有能容之量在人無絕善之嫌其
斯以爲仁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愚按一物之小曲意徇人况天下萬事萬物其能審於是非有無
之理而誠意以應之乎即其小以推其大此微生之所以不見取於聖
人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愚按佞美人情所易好當是辰教化崩頹其好尤甚士生於衰

世不有豪傑其能興乎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愚按亡不能以爲有虛不能以爲盈約不能以爲泰而爲之者必無恒之人也無恒之人自絶於善故聖人獨拳拳於有恒盖其資質寔無偽果能學問以克之可以至於君子可以至於聖人夫有〻自恒以望聖人譬猶自山脚以望嶺顛可登之勢甚難而可登之理自有苟志於登者循序躡級進而不已其無登之日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愚按君子小人之分係於心之明與蔽而已盖天理之心明則瞭然

登之理自有苟志於登者循序躐級進而不已其無登之日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愚按君子小人之分係於心之明與蔽而已蓋天理之心明則瞭然於得喪利害之際而此心平以舒故有身困而心亨者矣天理之心蔽則昏然於得喪利害之中而此心常不樂故有心身亨亨而心困者矣嗟乎功名富貴外物耳於我本無干涉知其為外而外之所以為君子不知其為外而內之所以為小人彼內之固不足道外之者必須講學窮理自然心廣體胖斯見其為外苟置道心放

曠超然於事物之外則西晉之老莊耳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愚按泰伯之讓人徒知其其以一國讓爲善處父子之變孰知其以天下讓爲善處君臣之變者哉夫商末周初天命人心之際其勢駸駸乎不可遏泰伯迯猶能爲句吳在豈不能朝諸侯有天下惟心有所不安義有所不敢故寧自泯其迹於辭讓之中上順父心下全臣節而千萬世綱常名分之重從容回轉澟然獨存斯人之德不其至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愚按才德兼備所以爲大人苟無其德而但有其才則小人而已故學者必當以理御氣使理勝而氣平則驕吝不生而所謂才者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愚按才德兼備所以爲大人尚無其德而但有其才則小人而已故學者必當以理御氣使理勝而氣平則驕吝不生而所謂才者渾然於德之中有德之寔而無才之名矣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愚按狂者之常理必直侗者之常理必愿悾悾者之常理必信今也不然則是反常背理爲天地無可奈何之物即爲聖人無可奈何之人其曰不知絕之也然絕之亦所以教之嗟乎天地何嘗

政篇四之三

論語愚按卷之十七

後學日南石洞范阮攸輯

瓊洞胡尊士藏板

絕物物絕於天地耳聖人何嘗絕人人自絕於聖人耳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愚按升堂入室固學之次第當然但學者之立志則不當以子路自畫夫循循之誘掖非不至而行行之氣習終不除聖人所以惜之然觀人告之有過則喜有聞未能行惟恐有聞二事則其改過從善之心亦豈易及哉不敬者意又門人之下於子路耳高第必不然

論語愚按卷之十七

後學日南石洞范阮攸輯 瓊洞胡尊士藏板

政篇四之三

觀人類下 凡二十八章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愚按自常情觀之未有不以過爲勝不及者自聖人觀之則中也者道之準的歟師商之過殆一耳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愚按聖人之教貴學者躬行實踐乃足以爲君子不專取之於言貌之間蓋有其外而無其中小人之僞爲類如此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愚按理充於内内虚而泰生欲動於中中滿而驕至學者求泰莫如循理戒驕莫如寡欲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愚按言出於德則爲德者之言勇出於仁則爲仁者之勇苟無

德而徒言喋喋取給爲〻一理折則沮矣無仁而徒勇行行向前一
爲義勝則縮矣必不必三字此聖人勘破人情欲学者之知所警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愚按君子之心都是仁嘗有一息之間斷則不免於不仁小人之心
都是不仁雖有一隙之韜明亦不得爲仁聖人槩舉其全体言之
勉此懲彼嚴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
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

受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愚按四子之長或爲一善之德或爲一善之才合之似可矣然非
有禮樂以文之則無以去其偏倚邪僻乖戾矯激之失而進於渾
然粹然之域然聖人亦度子路之可能而告之耳惜子路牿於一
偏覌其但以無苟避不食其言爲成人宜其他日以勇而死於非
義也學者可不戒哉

子問公叔文子於明公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
者過也夫子辰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
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愚按文子固有資質之美未必有學問積累之功公明賈所言
三者非仁熟義精不能其於此大凡康謹簡默之士多爲末俗
常人所具而不

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愚按文子固有資質之美未必有學問積累之功公明賈所言三者非仁熟義精不能與於此大凡廉謹簡默之士多爲末俗常人所與而不能進於聖人之疑蓋人才必大者可觀而後小者可錄惟其天資高學力到和順積中自然發而中節此豈文子所及亦豈公明賈之所知哉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愚按驥以德藏力不見其千里追風之力而惟見其調良君子

以德藏木不見其大段仕事之木而惟見其盡粹知稱驥則知

稱驥則知人矣

子曰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愚按陰陽剛柔之氣具於天地而鍾於人身未嘗無也惟内剛而外柔則為君子外剛而内柔則為小人穿窬之譬警世嚴矣

子曰鄉愿德之賊也

愚按一賊字凛然斧鉞其舜誅四凶同意兩漢之張禹孔光胡廣五代之馮道唐之蘇味道宋之曾公亮此其類歟老賊誤國

相踵于世為政者尚無以聖訓為徒言哉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愚按易之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輕浮淺露之儔棄其德而不畜

相踵于世爲政者尚無以聖訓爲徒言哉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愚按易之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輕浮淺露之儔棄其德而不畜
者聖人惡之爲萬世戒爲政者尚無取務外不務內之人哉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
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愚按無義之勇道理亂常君子之位大其禍至於亂小人之位小
其害止於盜然則勇不可尚乎上義則勇在其中如比干之伏闕大

聲鄧芝之觧衣望兕何嘗不勇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愚按此君子小人指有位者而言夫有位者受說之勢而操使之權一念之公恕則君子以類進一念之私刻則小人以其類進消長治亂於此攸繫可不戒哉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愚按此章一節深一節所由深於所以所安深於所由觀深於視察深於觀具此三者則人無所匿矣蓋所以雖善有所爲則私所由雖善非所樂則僞君子小人於此可見用人者不詳考之能無誤哉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

於觀其此三者則人無所逃矣葢所以雖善有所爲則私所由雖善
非所樂則僞君子小人於此可見用人者不詳考之能無誤哉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
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愚按爲宰而問以得人則聖人以人才爲急可知矣如澹臺者
非其心純乎義理之正確然以自守不能也爲政者每以二事觀人則
持身正大之人出矣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愚按才難二字是爲世道人才發有無限珍重愛惜意在唐虞同氣運之盛教化之隆周之十已不如虞之五況世運既降教化既衰尚不能以難視才何以收難得之才哉後世如武帝輪臺理宗元旦之詔庶幾知難惜其徒言耳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愚按歲寒然後知松栢臨難然後知君子文山正氣歌辰窮節乃見眞足發揮至訓大舒千萬古忠義之氣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愚按分而言之則愛人為仁知人為知其用殊也合而言之能發其舉直錯枉之心便是仁能知其為直為枉而舉錯之便是知能使枉者化為直又便是知其体一也聖人於樊遲必待其問而徐告之蓋欲達其所疑此循循誘掖之法也遲資質低故再告未達然能

辨之於友以求其知其亦庶幾乎哉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愚按三者雖平說而其要則在於舉賢才賢才既舉然後赦小失以取其長先理會以考其成故仲弓再以賢才爲問但仲弓之所謂知者出於己而其知小聖人之所謂知者出於人而其知大蓋其心蔽於私不能如聖人之公故其見局於小而不能如聖人之大爲政者可不以公且大存心哉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愚按讀此章當知辭命之重又當知人才之重又當知爲政者之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愚按讀此章當知辭命之重又當知人才之重又當知爲政者之不可自任一己是時子產當國使獨任己見則無以盡三子之長而辭命不善將何以交鄰事大保國寧民者哉此美尤切於執政者之身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愚按觀聖人取子產管仲而不取子西則知進賢退不肖之法矣

眞君子者用其一事之長猶足以存衛為政者可不擴而充之哉
夫人才有所短必有所長必須眞見此人足以了此事而後用之則在
人無不了之事在我無不用之人不然如孔明之於馬謖宜中之於

當春秋辰德如產功如仲未可以不纯乎道而舍之使二子從事聖
门得其要領以充其資具才豈直伯佐而已哉
子曰孟公綽爲趙外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愚按观聖人論公綽一節則用人不當違其才矣然非知之之豫
辨之之精則雖孔明猶失於馬謖可不慎哉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
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愚按以靈公無道之君處於春秋戰爭之世叔圉輩三人亦非

眞君子者用其一事之長猶足以存衛爲政者可不擴而充之哉
夫人才有所短必有所長必須眞見此人足以了此事而後用之則在人無不了之事在我無不用之人不然如孔明之於馬謖宜中之於世傑賢愚殊疑而其失均耳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愚按春秋之民亦三代之民者天理之固有也春秋之俗非三代之俗者世教之大頹也聖人不得施教於政不得已寓教於言誰毀

誰譽其天地生物之心乎試譽而不試毀即一元之氣周流四序
而陽施之意常多於陰慘乎爲政者不可不知此矣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
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対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
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対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
使足民如其礼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対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
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
而作対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
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

而作対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
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
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礼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
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
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愚按覌侍坐二字想見秋陽在前春風滿座瑟聲鏗爾和氣怡
然一段问答之间聖人氣象自别四子氣象又自相别而子路斯下矣

嗟夫有兵財禮樂之實用不可無浴沂風詠之襟懷有浴沂風詠之襟懷不可無兵財禮樂之實用偏於點則失之高偏於三子則失之卑學者誠能存養其本當置此心於天理之中講求其末不馳此心於事為之外庶幾不悖聖人之道矣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愚按用人當觀其大不當觀其小君子多於小處有所短而其臨大節則不可奪足以任天下之重小人多於小處有所長而其臨大節處則舉可悖反以貽國家之憂宋太宗知呂端小事糊塗此見其大而不計其小也唐太宗以世勣有長城之能遂寄以幼孤此見其小而不知其大也操觀人之權者可不知所戒哉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而不計其小也唐太宗以世勣有長城之能遂寄以幼孤此見其小而不知其大也操觀人之權者可不知所戒哉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愚按紫能亂朱滛能亂雅利口能亂是非賢否細觀聖人言意重在惡利口一句有國者所當深戒司馬光嘗舉此語以對神祖神祖號爲聰頴終於不悟當辰安石惠卿用事卒以誤國殄民豈非利口之難惡哉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愚按幽陰之氣不可無於天地間女子小人之類亦不可無於人間天地不能不養陰人亦不能不養女子與小人也惟知其爲難於不近不遠之際求其中使不孫與怨無由而生夫然則善養不見其難

論語愚按卷之十八

政篇四之四

後學日南石洞范阮攸輯

瓊瑠胡尊士藏板

論語愚按卷之十八

後學日南石洞范阮攸輯
瓊洞胡尊士藏板

政篇四之四

禮樂類 凡二十八章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愚按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既灌以往誠意散矣而況於魯之禘已失禮乎講禮者不可不知聖人之意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愚按聖人於礼豈有不知蓋傷禘之美不行於後世而魯禘尤僭

誠难可以告或人者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愚按祭禮人所易忽惟聖人不與祭如不祭之心則神如在矣當無

此心繁文尽物何足以求神哉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愚按春秋之辰專尚武射不知古人射礼之遺意古者射以观

德列之六藝士大夫無不習焉世降教弛此藝遂移於武夫家

今則責之武夫夫卒士耻言射惜哉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愚按詩人貴得性情之正故關雎以不淫不傷爲三百篇之首文

今則責之武夫走卒士恥言射惜哉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愚按詩人貴得性情之正故關雎以不淫不傷爲三百篇之首文王之所以興周興周吾夫子之所以垂教萬世意皆在此學者讀而不察察而不有以自得之亦豈足以知詩哉惟能存養夫未發以限節夫方發之情庶可以爲學矣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門塞邦君爲兩

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仲而知礼孰不知礼

愚按人莫大於孝孝莫大於道仲惟不聞道孝之大故卒無以克其才未伯則挾天子以令諸侯假借仁義以求遂其私既伯則踰礼犯分偃然自以爲大而不自知其爲小學者能分别於理欲義利之際益信管仲之不足爲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愚按古者樂首關雎卽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之意故其洋洋乎盈耳皆彝倫風化所係若後世之淫聲艶曲何足以爲樂哉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愚按制度節文之所係者輕亦可以隨辰名分綱常之所關者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
吾從下

愚按制度節文之所係者輕亦可以隨辰名分綱常之所關者
重不可以徇俗觀聖人處世之權衡則學者亦可以達於美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愚按聖人雖以生知之資然猶學而不厭周流四方禮樂之說無
不參互考訂故能刪詩定樂垂教萬世學者其可一暴十
寒云乎哉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愚按学者知此義則知後世短喪之非礼矣

子曰能以礼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礼讓爲國如礼何

愚按莫難爲者國也惟礼能爲之莫難爲者礼也惟讓能爲之詩云人而無礼胡不遄死苟無恭敬辞讓之寔以爲之本則凡其動作施爲一向於偽而人皆化之是使人人有死之道何國之爲嗟夫叔孫綿蕞之後猶足以樹四百年之漢劉因闌八之禁猶足以植百年之元糠粃土苴如此况有志於講礼哉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礼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継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植百年之元糠粃土苴如此況有志於講禮哉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愚按拘於術數之小智一世不可以逆料斷以因革之常理百世亦可以預推聖人所以推往知來亦不過於理上看得透耳後儒斈易失眞流而爲術讖緯之說既盛大足以傾人之國小足以覆人之家可不戒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愚按一念之敬敬必無不極其至一念之僭僭亦無不極其至嗚呼聖人制礼作樂本以維持防範使上下之分截然而後世権臣反僭其防範維持之具爲僭踰陵偪之資爲政者當無使至此哉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愚按爲政者杜絶陵僭當謹其始故此章程子推原其故以伯禽之受成王之賜爲非嗟夫周公之近不得行於成王伯禽之辰小不得行於後世子孫之魯尚何望其遠且大者然則成王將以天子礼樂盛周公不知其反以是衰周公矣是故有國家不可不知防微杜漸之義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愚按禮樂者治之本而仁又礼樂之本噫玉帛之會韶濩之音不復見於後世夫豈無所自哉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愚按禮樂者治之本而仁又礼樂之本噫玉帛之會韶濩之音不復見於後世夫豈無所自哉

林放問礼之本子曰大哉問礼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愚按礼有本有文得其本則文在其中失其本則文徒繁而不足觀聖人論本歸之於儉戚誠以質之不可無歟爲國以礼者不可不知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对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愚按八佾之舞於庭雍之徹於堂旅於泰山則亂成矣聖人傷吾道之不行而亂之卒不可救彼内有何足責哉是故制治者當防亂於未成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愚按聖人去夏殷辰未甚遠杞宋二代之後已不足徵文献之难考如此哉聖人能言而不敢引以爲證謹之至也後世奸臣生於数千餘載之後附會聖經以禍天下不可戒哉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愚按周公集群聖之大成爲百王之定法經綸周备前世所未及後世無以加郁郁哉天也寧獨聖耶嗟乎氣数盛爲聖之達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愚按周公集群聖之大成爲百王之定法經綸周密前世所未及後世無以加郁郁哉天也寧獨聖耶嗟乎氣數盛爲聖之達氣數衰爲聖之窮噫今追昔觸於夢發於言此正精神心術默契潛通處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礼

愚按子貢但知小費之可惜不知礼之所存者大此一章當與春秋書公不視朔參看爲國者其當求聖人之意毋使礼教之陵遲

至此哉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愚按此章與聞韶忘味同意是辰政衰樂廢聖人一語點醒古樂恍然若存有志於作樂者於此求之亦可以得其大意矣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愚按聖人於韶武分出帝王氣象夫樂者德之形也讓伐異辰性反異質故道同而樂不同祖述憲章夫子繼前聖之心也武未盡善夫子慮後世之心也學者於此處明白則書之允執厥中礼之無不敬詩之思無邪易之辰義春秋之予奪皆可得而推矣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善夫子慮後世之心也學者於此處明白則書之允執厥中禮之無不敬詩之思無邪易之辰美春秋之予奪皆可得而推矣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愚按舜之道發於韶而傳於夫子平日默契之于心忽然觸之于耳緣細想像宛然蒲阪泰和堂上精神此辰之樂亦庶幾共斯世同之也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愚按衰世之弊可矯而盛辰之道难行如用之三字聖人惓惓斯

世之意也不用之聖人其如斯世何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辰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愚按辰輅冕韶爲國之大法也而其要則在於放淫聲遠佞人葢淫聲亂咱佞人在傍則天理亡而人欲肆矣雖有礼樂無所用之聖人於此二者反覆深切爲國可不戒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礼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

錦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
處不安故不爲也今汝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
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
其父母乎

愚按宰我從游聖门猶与於通喪之不可信哉糞墻朽木於予
何誅嗟乎人子有終身之喪三年節之以礼耳而尚欲奪礼以徇私
者獨何哉此章是聖人爲萬世教人孝一大公案爲人子可以知
感動矣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鷄焉用牛刀子游对曰
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
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愚按當是辰盈耳皆戰鬪殺伐之聲獨弦歌一響出身自洙泗
以入武城其視由求附益輩不大逕庭耶嗚呼此何聲也聖人不
得之以至鳳子游僅寓之以割雞莞爾之喜其已矣之悲歟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愚按礼樂固藉玉帛鐘鼓以爲用然無其本則玉帛鐘鼓爲虛
設耳故四嶽奎山之裏無禮矣九韶大夏之裏無樂矣泰山張季
氏八佾舞私家強侯請隧大夫徹雍冠履倒置華夷兆鼓磬踰
越河漢云乎哉三字其爲悼肘憫世何如

設耳故四嶽羣山之衰無禮矣九韶大夏之衰無樂矣泰山張季
氏八佾舞私家強侯請隧大夫徹雍冠履倒置華夷兆鼓磬踰
越河漢云乎哉三字其爲悼時憫世何如

附門人言 凡二章

有子曰礼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
和不以礼節之亦不可行也

愚按人皆知礼之嚴有子獨知礼之和嚴其體和其用也易天上
澤下爲履等級截然而一陰行乎五陽之中先説附乎乾健之體此

章之大意似之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愚按禮始乎夫婦而莫重於君臣一有所失則名分紊綱常亂矣凡此類學者不可不講

論語愚按卷之十九

後學日南石洞氾阮攸輯 瓊洞胡尊士藏板

凡此類學者不可不講

論語愚按卷之十九

後學日南石洞范阮攸輯
瓊洞胡尊士藏板

政篇四之五

臨民類　九二十七章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愚按處極高之位而不自有其高此聖人之所以為高歟有天下者能存此心則不以高位為樂而以天命為憂其於舜禹事業乎何有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愚按道字本頒自別一敬所克爲信爲礼爲仁爲美都王道
蕩蕩無偏無黨中來聖人之言可謂簡而盡矣當是辰王道
微伯術熾一念不敬流爲詐偽吞虐誠能反本而力行之於治何有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愚按爲政者以德爲本頒（本頒）既立凡事順理去做無所事於作爲
而人自感化去不正而歸於正禁令刑罰虛設而不用所謂政者豈
後世之所謂政哉聖人以天象取譬示乾道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礼有耻且格

愚按治民當範其心不當束其身政刑束其身也德礼範其心
也束其身者但能使民之惧而不敢犯範其心者乃能使民之耻
於不善而化於善然則於政刑之中必有德礼以爲之本庶幾

愚按治民當範其心不當束其身政刑束其身也德礼範其心也束其身者但能使民之惧而不敢犯範其心者乃能使民之耻於不善而化於善然則於政刑之中必有德礼以為之本庶幾可以為政矣嗚呼政刑德礼合而為之一則天理也分而為二則人欲也合而為一則王也分而為二則伯也理欲之分則王伯之辨可不慎哉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対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愚按哀公辰政在三家權去公室常情如此高則爲春秋伯
佐之說下則爲戰國策士之談聖人獨以擧錯之美示之而固國
得民之理亦不外是然則謀國亦奚以智效爲哉

季氏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擧
善而教不能則勸

愚按在我敬民安有不敬在我忠民安有不忠在我知所勸民
安有不効上感下應其理自然書云爾德惟風下民惟草意蓋
如此夫子子康以使字問有爲之私心也聖人以則字答自然之公理
也爲政者誠究乎此心心存公而不存乎私則民之化之不待使矣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
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也為政者誠究乎此心果存公而不存乎私則民之化之不待使矣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
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愚按古者建國必有社建社必樹木皆理自然非有深意哀公寄
命權臣其問社亦甚無味宰我一答之妄非惟無益於辰亦且
流毒於後聖人三言為責宰我發為政者尚無借此以文其過
非之說哉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

先难而後獲可謂仁矣

愚按仁知之用大矣遲是問農圃者其病在惑而私聖人投以不惑不私之藥其言若小擴而充之則其理甚大其味甚長学者潛思細認篤美而存敬重難而輕獲其於仁知何有哉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变至於道

愚按太公周公皆以王道佐周當初太公只差毫釐不覺以王入伯及桓公盡变而伯到此則伯之餘遂至隔道而魯夫二公皆聖人之耦獨周公心思經綸恒且汲汲故無太公之失祖宗創家立國後世子孫之所观法也可不謹哉讀此章有發人精思之美有示人倡始之義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

後世子孫之所覌法也可不謹哉讀此章有發人精思之美有
示人倡始之義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
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已

愚按天地萬物皆吾一體仁者之心也然必欲無一物之不被無
一處之不徹雖仁之至者勢亦有所不能古之聖人知此故皇皇
汲汲不自滿足堯舜不自知其為治夫子不自知其為聖皆猶病

諸之心所推也漢唐號爲賢君如文帝祀汾陽太宗征遼左皆功小而心滿況其下者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愚按讀此章當知王伯源頭王者以理使民故可使民之由其理而不可使民之知其理伯者以微術使民故不必使民之曉其術而但務使民之愚其術然則使由不使知其聖人不得已之心耶夫禮樂刑政皆使由之具而性命精微豈凡民之所能知哉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愚按有是德故有是政教有是政教故有是事業政教事業可得而名其德則不可得而名聖人於祖述憲章之中獨稱堯爲

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愚按有是德故有是政教有是政教故有是事業政教事業可得而名其德則不可得而名聖人於祖述憲章之中獨稱堯爲大哉群聖人不與焉達巷黨人言夫子亦曰大哉其不知聖人處正是聖人大處書稱堯曰安安純乎天性之自然所以爲天所以爲大豈有出於常理之外哉故善學聖人當自常理上起見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愚按易曰革已日乃孚革之難信如此君子可不重改作哉聖人之

取子騫是爲政第一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愚按信也者原於天理人心之所固有在五行爲土其氣於四辰無不運行天不可一辰無土人其可一辰無信哉以兵食重於信常人徇欲之淺見也以信重於兵食聖人窮理之定見也

子曰咱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愚按使字是爲政者用力處正本清源其機在我也聖人察訟之象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謀始即使之美礼樂教化即謀始之美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愚按使字是爲政者用力處正本清源其機在我也聖人柰訟
之象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謀始即使之美礼樂教化即謀始之美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愚按魯衛皆周之後其盛也得處相似其衰也失處亦相似聖
人憮今思古其傷周之不復興乎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
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愚按不庶則富無所加不富則教無所加不教則富庶不可保人道

不立故也富庶而不教則爲漢之文景不富庶而教是亦孛文大誥刘表学校類耳爲國於此三事知所緩急先後而施之不失其辰庶矣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愚按聖人於易之恒曰久於其道而化成化不久則不成夫以存神過化力量由朞月至於三年而可乃至於成況其下者乎故以周召畢之爲周三紀而後風移漢文景六七十年唐太宗三十餘年宋四帝幾一百年僅致小康言政者欲以歲月致太平何其不知量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愚按殘其殺皆爲繼大乱之後言善人力量小繼乱則功力倍蓰一世不足以成一变之功宇宙间陰多於陽悪常浮於善況氣数既降無百年之善人而常有百年之乏運勝残去殺豈不愈難哉

愚按殘賊與殺皆為繼大亂之後言善人力量小繼亂則功力倍非一
世不足以成一変之功宇宙间陰多於陽悪常浮於善況氣數既降
無百年之善人而常有百年之凶運勝殘去殺豈不愈難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愚按斡旋回轉其幾在聖人浸灌漸摩其本在教化教化未至
雖聖人亦不能以使民仁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

愚按書皐陶云慎厥身修思永邇可遠在茲正此章之意聖人

未發所以使之之美正欲葉公詳問而啟發之爲政者能有得
於言意之表當自正身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愚按教民七年始云亦可即戎豈聖人之所欲哉後世教民未
有一日之功而惟從事於戎可乎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愚按師之爲卦坤上坎下非順不可以行險教化所以順之也漢文
景之盛未教武帝驅民於漠北唐太宗之盛未教玄宗驅民於

雲南是謂棄之安得不敗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愚按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民志定則不難使也晉文一伯之雄猶知少長有禮爲可用秦師過周免冑超乘王孫滿策其必敗是故無礼不可以使民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愚按此章本領在敬字敬也者千聖傳心之要学者以之始乎爲

成已之君子終乎爲成物之君子聖人以之達則爲堯舜之事業窮則爲夫子之事業夫修之於已者若小且近而推之家之國天下其大無外其遠不可際观子路之率尔蓋不足於敬者寔其能同而不能自反歟爲政者果能服膺一字之训敬立於我達於人極於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亦一理之所充廓尔其猶病諸形容堯舜不敢自滿之心此堯舜所以爲敬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愚按此章本領全在恭字上恭即所謂欽所謂敬也是故兢兢業業無荒皆欽敬之存典敘礼庸服章刑用皆欽敬之推一由乎天理之當然如炤物之止水如入物之春風斯辰也彈琴歌詩氣象雍容鳴球拊磬朝廷閒暇此外亦何迹之可見哉易曰下观而化群

業無怠無荒皆欽敬之存典憲礼庸服章刑用皆欽敬之推一由乎
天理之當然如炤物之止水如入物之春風斯辰也彈琴歌詩氣象
雍容鳴球拊磬朝廷閒暇此外亦何迹之可見哉易曰下觀而化群
陰之應五不待作爲意蓋如此

子曰有教無類

愚按天佑民賦性皆善聖奉天施物皆教類者天不能使之無
故有善惡之殊教者聖人能使之有故無善惡之限乾之雲行
雨施品物流形正此意

附门人言并記　凡三章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対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対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愚按爲政不知節用則取民尽錙銖亦不足矣故王者務富民不務富國務生財不務理財後世惟漢文帝知此美嗟乎聚歛之臣相望於世亦有若之罪人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愚按四者爲天下可也況一國乎成王命君陳曰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與夫無求備于一人亦有得周公造就之微意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愚按四者爲天下可也況一國乎成王命君陳曰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與夫無求備于一人亦有得周公造就之微意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愚按詩稱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爲周之楨此固當辰氣數之盛然亦聖聖相承教化漸漬理與數相符而多士生焉八士同母亦何異之有是故爲國者莫急於立教成才

政篇總說

右政篇以聖人大訓及門人所言所記凡關於政者共一百四十一章各

因章意分正己覌人礼樂臨民四類推政者正也之意則政之大無
出此四者而具本在乎正己是以古先聖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皆是
正己底道理事業著於一代法式垂於萬世宇宙頼以主宰扶持
以不入於禽獸發輝於經傳而長存於日用常行間無非一己之推一
己正則萬目擧一己不正則萬目敗執此以求古後盛衰治乱之迹
猶龜玫燭炤瞭然在掌爲政者小用之一邑一郡大用之國天下都
不外是淵乎哉